

龙江牙医半夜练英语,本月下旬将赴京“上岗” 他是冬奥裁判中唯一一名医生

□本报记者 徐日明

连日来,哈医大一院口腔修复科副主任医师刘鑫博士无论多忙,都会在夜里抽出两个小时学习英语,而手中的教材始终是那本FIS国际雪联的自由式滑雪裁判员手册。因为他还有另一重身份,那就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项目裁判。

作为在职临床医生,受国家体育总局邀请并执掌2022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裁判和自由式滑雪U型场地技巧裁判,这在国内医务界尚属第一人,本月20日前后他就会前往北京。



执裁国际赛事时的刘鑫。



医院还需要很远的车程,他本能地转换了身份。

“我是一名口腔科医生,我可以帮你复位,你相信我吗?”刘鑫用流利的英语和选手交流,选手艰难地点头,露出了求助的眼神。刘鑫让选手靠墙站立,一拉一推,两个熟练的动作,瞬间帮选手复位。现场来自多个国家的选手和裁判都为刘鑫的表现所叹服,纷纷竖起了大拇指。

“在雪道上出现受伤情况是难免的,作为医生我可以成为移动的医疗队,尽自己所能帮助受伤队员,这是医生执业的本能。”刘鑫说。

“时速70公里的翻腾”

考验选手也是
考验裁判

“能代表医疗行业、代表黑龙江参加冬奥会的裁判工作是我的光荣,执裁的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项目是对选手水平的考验,也是对裁判综合能力的检验,我会尽力做好。”刘鑫说。

在此次冬奥会中,刘鑫担任裁判的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项目对选手的技巧要求更高。此次冬奥会的赛道由3个道具和3个跳台组合而成,选手们要在6个障碍上旋转翻腾,一次飞行跨度可达20米,腾空速度接近70公里/小

时,跳跃高度有三层楼高。巨大的张力、落地的冲击力,不仅考验选手,也对裁判提出了更高要求。

“裁判不仅要选手出发开始的安全控制,更要从滑行途中高度、难度、多样性、创新性和完成度等多个方面对选手的表现做出评判,甚至包括冲过终点线时的流畅度,安全离场的整个过程。我想,我需要更加努力地帮助裁判组这个集体完成比赛中的每一环。”刘鑫表示。

“速度激情,安全第一”

冬奥裁判献上
《滑雪安全宝典》

刘鑫介绍,调查显示,目前全国每年参与冰上运动1至5次的少年儿童占比达80%之多,每年滑冰16次及以上的人占了5.8%。滑雪的青少年中,超过六成的人每年滑雪1至5天,每年滑雪半个月以上的人超过了12%。

“无论是速度还是激情,安全都第一位的。”刘鑫提醒,在冰雪运动所致的意外伤害中,最常见的是颜面部尤其是前牙的损伤,在牙齿折断但尚未脱位时,应第一时间自行复位;若牙齿已完全“离岗”,有条件者尽可能清洁脱落牙齿后,含在舌底部,争取在最短时间找到口腔医生治疗。对轻度受损的颌面部,需立即冷敷防肿胀,超过24小时再热敷。

当出现关节扭伤或肌肉拉伤时,应暂停运动,就地用冰雪敷在受伤部位,以免过度肿胀,并采用医用绷带加压包扎。当怀疑有颌面部或身体局部骨折时,可用滑雪板或干树枝做夹板对骨折部位固定,然后尽快就医。

此外,长时间滑雪还容易形成冻伤,此时必须马上脱离寒冷环境,如有条件可将冻伤肢体浸泡在40℃至42℃的温水中,或置放于腋窝、腹部等处暂时复温,然后迅速送往医院处置,切忌雪搓、冷水泡、烤火等错误做法。

“我是医生,也是裁判”

“滑雪是容易上瘾的运动!”

刘鑫从小喜欢武术,大学期间代表学校参加比赛,曾连续5年获得黑龙江省大学生运动会团体冠军。

由于天生爱好体育,黑龙江哈尔滨这个冰雪之都更是给了他多次参与滑雪比赛的机会,在2006年一次亚布力举办的大学生滑雪比赛中,他深深爱上了这项运动。

“第一次站在国际滑雪项目的赛道起点,我瞬间被海拔1000多米的雪白轨道吸引,格外清新的空气吹散了心里的恐惧,只剩下满心的兴奋。”刘鑫说,凭借扎实的武术功底,刘鑫很快掌握了双板滑雪的技巧,在与外国朋友的交流中,他不断提高自己对自由式滑雪的认知,同时提高英语

水平。

在成为医生之后,刘鑫通过裁判员学习班先后考取了黑龙江省级裁判、国家级、国际C级裁判资格,并担任了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滑雪协会理事,曾经多次执裁全国及以上级别重要赛事。

“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冬季运动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比赛、2009年第二十四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自由式滑雪障碍追逐赛及空中技巧比赛、2010-2011年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杯(北大壶站)、2011-2012年度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杯(北大壶站)、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冬季运动会自由式滑雪比赛、2013-2014年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杯(鸟

巢站)、2015年国际雪联单板滑雪世界青年锦标赛(哈尔滨亚布力)。”说到自己的执裁经历,刘鑫如数家珍。

“我是裁判,也是医生”

“做滑雪赛道上
移动的医疗队”

“我是医生,你能信任我吗?”在得到选手信任后,刘鑫一拉一推准确复位,让选手脱位的下颌骨复原。“我是裁判,但也是医生。”刘鑫说。

几年前,在国际雪联举办的自由式滑雪世界杯比赛中,一位奥地利选手试训时失去了平衡,下颌骨撞击膝关节导致脱位。当时医疗队距离选手较远,在起点处的刘鑫第一时间冲过去,看到选手因下颌骨脱位不能说话,而送到

专访《误杀2》导演戴墨:对一个人的定义就是“误杀”

本报讯(记者 封娇)由陈思诚监制,戴墨执导,肖央、任达华、文咏珊等主演的《误杀2》票房持续上涨,截至记者发稿时,票房已达9.63亿。《误杀2》讲述了一位父亲在绝境下的自救,同时也是一只“萤火虫”在强光下的呐喊。导演戴墨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就算被这样的一次事件伤了心,还是要相信好人多。

■记者:《误杀2》仍由肖央主演是出于怎样的规划?

戴墨:当时我们决定做这个戏的时候,就已经决定请肖央老师了,因为他是《误杀1》的主演,我们想请他回来也是想做系列的一个延续。观众在看到面孔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误杀”这个系列电影又回来了。

■记者:片中有一定比例的香港演员,是出于什么考虑?

戴墨:首先我们在讲一个东南亚的故事,内地演员普通话都非常标准,一说词观众就会感觉这是一个内地戏,在地域上对故事没有帮助。其实,一些海外华人的普通话并不标准,因此香港演员在口音上有优势,所以请他们来饰演海外华人的角色。

■记者:《误杀1》和《误杀2》中,肖央演的都是父亲角色,表达父爱的方式有什么不同?

戴墨:《误杀1》我觉得悬疑感会更强,这个父亲用了很多脑子不断逃脱警方对他的调查,也在不断反转,但是《误杀2》会加重情感上的表达。我觉得这次肖央老师的表现非常好,无论是对

孩子还是一家三口的情感表达都非常充沛。而且他会给你不同的想法,会给你一些不同的方式让你去选择,自己会要求再演一条。

■记者:您觉得这次的“误杀”是“误杀”了谁?

戴墨:我觉得对于一个人的定义就是一次“误杀”,包括像《误杀1》最终的结尾,那些采访、大家对于李维杰的认识。其实,我们这次在《误杀2》里,也是用了大量的群众的反应,记者、媒体的一些导向,来使观众对于这个事件、这个人物产生一层又一层判断。太早地对于一个人或者对于一件事去下定义,是一件欠考虑的事,应该再去想一想,多听听不同的声音,然后做出自



导演戴墨(右)与摄影指导何山在片场。

己的判断。

■记者:片中小虫问爸爸,为什么在灯光下萤火虫看不见了,爸爸说因为他的光太弱了,只要看就能看得到。对此,您是怎么理解的?

戴墨:我的理解是他还是想劝告自己的孩子,说这个世界是非常美好、非常善良的,不只有

那么一两个会发光的人,你要看到这个世界上会发光的人还是很多的,甚至能把黑夜照亮。那么一大片的森林里不止一两个会发光的萤火虫,可能会有很多,只是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在不同的地方发着自己的光和热,就算被这样的一次事件伤了心,还是要相信好人多。